

# 欧美“国有化”现象

■本报记者 贾晶晶/文

近日,通用汽车正与奥巴马政府交易一批雪佛兰Volt沃蓝达汽车,数量占据了奥巴马政府电动车采购计划的近90%,经历了破产后的重生,通用汽车再次成为美国汽车工业的骄傲。

今天的通用汽车一举一动都像在演绎传奇。自2009年6月1日因破产保护而被贴上政府标签以来,通用汽车不仅终止了业绩迅速下滑的噩梦,更以重组后一系列新的发展计划,快速地回归全球经济轨道。2010年4月,在破产保护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用汽车就偿还了政府的全部贷款,并实现了正现金流的增长。

不过,让人称奇的并不仅仅是通用汽车起死回生的经历,这个在西方自由化市场经济中浸润多年的汽车巨人,在金融危机导致的生死关头,却因“被国有化”而得以脱险,这不能不引起汽车界和经济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其实,通用汽车不过是搭上了美国政府“国有化”举措的顺风车。2007年华尔街次贷造成的全球金融危机,将欧美等国的金融业推上了失速的战车,危机让美国的实体经济也面临崩溃的风险,为避免全盘颠覆,欧美等国不得不紧急启动了以“国有化”为主要模式的大规模政府救助行动。

## “国有化”救市

对于华尔街来说,进入2008年,一切都大不相同了。

华尔街,美国的金融神经中枢。曾经声名显赫财大气粗,如今却像被蛀虫蛀空基石,摇摇欲坠。美国政府忧心忡忡,救市成为头等大事。

其实,次级房贷导致的危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显露,并逐渐蔓延,但这一切都似乎因华尔街太强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危机以势不可挡之势野蛮袭来时,所有常规的应对方式都显得疲沓而乏力。

2008年3月,因遭遇“储户恐慌性地提取资金”,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一夜之间濒临崩溃。美联储紧急决定,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摩根大通银行向贝尔斯登提供



全球金融危机将欧美等国的金融业推上了失速的战车,为避免全盘颠覆,欧美等国不得不紧急启动了以“国有化”为主要模式的大规模政府救助行动。 CNC供图

应急资金。据悉,这是美联储继上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出手援助券商。

但是,这笔紧急资金并没有挽救贝尔斯登脆弱的生命,数天之后,这有着80余年历史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行以总价2.36亿美元被摩根大通收购,从此消失在华尔街。

彼时,美国政府已经顾不上贝尔斯登,其亲自建立起来的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地美(下称“两房”)的经营困局也正如火中烧。

2008年7月13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宣布救助“两房”,并承诺必要情况下购入两公司股份。两周之后,一份总额3000亿美元的住房援助议案出炉,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均命悬一线,“必要时”很快来临。9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正式接管“两房”。

但挽救“两房”并没有止住华尔街的噩梦。2008年9月中旬,华尔街另两家投行美林公司和雷曼兄弟以及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均命悬一线,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在分身无术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得硬着头皮涉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AIG。9月17日,美国政府以79.9%的股份国有化AIG,但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收购。

短短半年时间里,华尔街五大投行就倒下三家,美国政府深感痛

心,为避免更大范围的危机,2008年9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要求国会赋予政府广泛权力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制定的最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

其实,在美国金融救助计划尚未制定之前,欧洲国家早已开始了银行国有化的举措。早在2007年9月,“次贷危机”导致英国诺森罗克银行遭遇百年罕见的挤兑风潮,英国央行为此向该银行注资,以帮助其渡过难关。几个月后,该银行被英国政府收归国有。

业内人士对此分析指出,“7000亿救市计划意味着美国政府开始走上与欧洲国家类似的‘部分国有化’银行之路”。

9月18日,美联储、加拿大银行、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民银行和日本银行,罕见地宣布联手救市。美联储表示,将向全球五大央行新增1800亿美元货币互换额度。

10月4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金融救援方案。美国财政部将救援总金额扩大到8500亿美元。10天后,美国总统布什斥资25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股权。10月27日,美国财政

部开始用1250亿美元购买九大银行股份,这成为美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的重要内容。

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商业银行注资,英国宣布提供500亿英镑直接用于购买包括阿比国民、巴克莱、渣打、苏格兰皇家等在内的8家银行的优先股;法国政府则以国家参股公司的形式来救援濒临破产的法国金融机构;冰岛政府在接管两家大银行之后,又正式接管该国第一大银行Kaupthing。

随后,日本、韩国、德国、丹麦、澳大利亚、葡萄牙、瑞典、波兰、比利时等国纷纷出台金融业救助计划。2009年,欧美国家将银行国有化举措引向深入,美国通过对银行实行“压力测试”和“技术性转换股份”来评估政府对银行收购的可能性和操作性,而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则通过政府增持银行股份和直接将银行国有化等手段,稳定金融市场。

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入侵美国实体经济,作为美国工业支柱的三大车企陷入资金绝境,频频请求政府援助。4月30日,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政府通过为其追加数十亿美元援助,使其成为政府旗下的汽车企业。同年6月1日,美国第一大车企通用汽车破产重组,美国政府以61%的股份将通用汽车贴上了国有企业的标签。

## 争议不断

欧美国家频频出手的“国有化”举措,始终在饱受争议。

有观点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国有化,是在改写资本主义。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银行国有化可能造成金融市场动荡;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和有效方式管理国有化银行;重新私有化的难度很大。

有消息透露,政府对银行国有化的计划曾经引起了投资界极大的恐慌,甚至引发了股市的恐慌性抛售。以至于美国白宫和财政部不得不一再出面澄清,表示“将保持银行系统的私有制”。

不过,也有观点表示,在关键时刻,政府出手对金融业进行“国有化”,是正确且惟一行得通的道路。



# 中国企业的话语权博弈

(上接第一版)

## 中国企业话语权缺失

“国际商会正大力协助中国企业与利比亚当地银行谈判,要求他们按照国际规则办事,以确保中国企业的利益。”日前,中国国际商会副秘书长林舜杰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目前利比亚局势动荡,致使大批在利方承接工程性业务的中国企业面临工程结算难题。“北非那边没有中资银行,中国企业在与当地银行对接时,往往因某些规则及结算方式等不同而处于弱势,企业利益面临风险。”

“对国际游戏规则不熟,使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是话语权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林舜杰指出。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让中外企业处在同样的竞争环境中,但由于受制于欧美等国的某些游戏规则,中国企业常常处于被动局面。

美国次贷导致的金融危机让众多欧美的世界级银行或倒闭或分拆,市值大幅缩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资银行的崛起。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500强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464亿美元市值排名第四,再一次蝉联市值最高的上市商业银行殊荣。此外,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以及中国招商银行等中资银行悉数榜上有名,且排名靠前。

虽然市值很高,但是几大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发展并不顺利。有业内人士称,目前中资银行最主要的职能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操作经验和定价权上仍没有话语权,它们与外资投资行的合作中,谈判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均明显处于弱势,产品收益实现难度普遍很大。

而在某些资源性产品领域,中国企业更是很难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因对某些交易没有定价权,中国企业处处受到外资的挤压和排挤。

比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消费和铁矿石进口国,但多年来,中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石定价权上始终没有话语权,致使企业利润愈加微薄。自2003年参与铁矿石谈判以来,中国钢企在铁矿石定价权的争取上可谓历经磨难。

据中钢协4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进口铁矿石均价约156.62美元/吨,同比上涨60.31美元/吨,涨幅高达62.62%。成本的上扬导致企业利润的进一步被压缩。据悉,今年一季度,中钢协统计的77户大中型企业产品销售利润率只有2.91%,利润总和还不如掌握铁矿石定价权的三大巨头之一。

在石油石化领域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且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但在国际原油进口价格方面,我国企业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而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始终处于大幅上涨的趋势。

200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就已经达到50%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更是达到了53%。如果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我国石油石化企业势必遭受巨大的成本压力。

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外资粮商,控制着全球70%以上的大豆货源,因此其在大豆进口价格上,牢牢掌握着定价权。而中国虽然占全球大豆进口总量的1/3,但在进口大豆的价格上却毫无话语权,致使我国大豆压榨企业及食用油加工企业利润被极大地挤压。

同样,作为全球稀土第一大国,中国稀土产业格局的现状却是在高价购买外资的稀土产品。欧美厂商从中国进口稀土分离物后生产出高纯技术产品,再返销中国,附加值增长数倍,乃至数十倍。

“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中国企业在话语权方面已获得较大提升,但远远没有真正地、比较深入地参与到话语权的争夺中。”林舜杰指出。

## 软实力缺失是关键

在诸多层面话语权的缺失,成为困扰我国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因素。这引起了众多企业界和经济界人士的探索和反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研究室主任杨立强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发表看法说,造成话语权缺失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国企业国际化起步较晚。

杨立强认为,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起步晚,就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是国际化战略问题。“相当一部分企业仍然没有开展过国际化经营,而多数‘走出去’的企业仍然停留在以贸易型投资为主,尚未从战略高度着手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

第二就是竞争环境问题。“当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发现国际市场早已形成了大跨国公司垄断和欧美日跨国企业利益分割的格局,从而给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全球布局与竞争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杨立强同时指出,我国企业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程度不够是造成话语权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我国企业仍然普遍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受价值链高端企业的控制;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技术研发创新、全球营销渠道、资源能源供给等产业链环节上尚未形成自己的竞争力,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环节控制力不够。”

“无论是铁矿石、石油石化领域还是稀土等领域,我国的企业实力都很强,很多都排在世界500强之内,但是,他们在与国际巨头进行竞争时,却往往失利。”林舜杰也进一步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些领域,我国企业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端的生产制造层面,而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转移方面,往往存在很大问题,致使竞争力明显不足。”

据悉,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不高已经成为中国钢铁行业一个突出的弊病,也成为历年铁矿石谈判败北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共有大小钢铁企业1200家左右,其中上规模的大中型钢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业钢产量仅占全国总量的28.5%,而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排名前4位企业钢产量占全国比重为60%乃至70%以上。

而我国大豆压榨企业之所以受制于外资粮商控制,正是因为外资巨头采用的全产业链运作模式,使其在规模较小且过于分散的中国大豆压榨企业面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

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在稀土的价值开发上,一直止步于稀土开采交易,却没有相应的研发技术,这就使中国企业沦为掌握先进技术的外资巨头的原料供应商,对于相关产品及市场,自然没有话语权。

而在汽车制造领域,我国不少汽车企业缺乏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技术,从而不得不受制于国外厂商更是

一个非常突出且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失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核心竞争力缺乏对企业发展能力的制约问题。

自入世以来,国际巨头的参与让全球企业都面临技术与实力的较量。竞争的加剧让中国企业的利润被一步步压缩,致使他们没有实力更没有时间去研发技术,而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品牌的缺失又反过来束缚企业的发展能力。进行海外并购就成为中国企业获取技术和品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了海外并购,在拓宽视野的同时,他们也付出了巨大而惨烈的代价。

数年前联想和TCL的海外并购带来的业绩下滑就是颇为典型的案例。1991年就进入海外市场的联想始终希望在国际IT市场上有所作为,但是,直到2003年度,联想海外收入尚不足2%。2004年,联想并购了IBMPC业务,但是,在对IBMPC业务整合的过程中,联想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局,国际PC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电脑行业主要部件牢牢控制在几大厂商手中,这些厂商的产品质量与供货价格直接影响到整个PC行业的走势,在价格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由于竞争乏力,并购三年后,联想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供应链整合问题,结果不仅海外市场失利,国内市场份额也降到30%以下。

而TCL对汤姆逊彩电业务的收购更被业内人士认定为家电业并购最大的败笔。TCL并未获得汤姆逊的核心技术,也没有掌握其营销渠道,大量的资金并没有换取应有的影响力和竞争力。TCL不得不在2006年结束了欧洲业务,只保留OEM,断腕求生。

缺乏核心竞争力让不少中国企业遭遇滑铁卢,而林舜杰认为,除企业的外部运营之外,企业内部机制的建设对于企业提升话语权同样重要。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多为央企,而我国央企内部的行政化很强,和某些市场化的企业相比,视觉角度和经营理念都不一样,在与国际巨头竞争时,难免动力不足。”林舜杰表示。

此外,林舜杰还认为,央企的人才储备机制也存在很大问题,很多专业化人才往往会成为行政官员,而偏离了专业化领域。

“在某些技术性的谈判中,我们

总是看到,外资企业的专家甚至五六十年了还在担任技术职务,而中国企业带去的技术人员大多数只有二三十岁,资历浅,经验不足,在谈判中常常不占优势。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话语权。”林舜杰说。

## 话语权提升任重道远

自入世以来,中国企业始终为争取话语权而努力。

杨立强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够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与国家的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将迅速得到提高。“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关键在于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提高企业跨国化程度,产业链控制程度,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应加强国家战略指导和行业协调,避免我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在国家战略指导和行业协调的推动下,整合各方面力量,才能扩大我国企业的影响力,夺回话语权。”

海外并购成为中国企业提高跨国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策略。据悉,借助金融危机的契机,国内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均加大了国际投资力度,意在通过海外发力,获取更多资源,以谋求国际话语权。

参与国际贸易,对贸易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就变得非常重要。林舜杰认为,我国企业缺乏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参与,也是导致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企业在参与全球贸易中,因双方金融制度、结算习惯以及对贸易术语解释的不同,致使中国企业的相关利益被忽视。只有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队伍中去,才有可能争得最后的话语权。”

“入世之前,中国企业对于国际贸易规则的认识来源于翻译后的文本,那时的贸易规则是由很多国际巨头的专家团队制定的,而中国企业只是被动地学习和了解,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林舜杰说,“经过中国企业的不懈努力,到2010年,我们已经能够争取得到一项重要的权利,那就是所有贸易规则的制定,都必须经过中国专家审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据介绍,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术语的通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因为

贸易术语的使用和定义,涉及到各个国家的贸易习惯。在中国国际商会的努力和协调下,2010年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规则》的制定,就由中国的专家团队提出了几百条修正要求,并全部通过。

林舜杰说,“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企业的专家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这为我国企业话语权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这是企业界最受认可的一句至理名言。中国企业在逐步深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在国际技术标准上的话语权。

2010年11月,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组织IETF第一次在中国召开会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企业作为IETF的参与,林舜杰说,“专家已经构成了IETF在标准制定方面的一支重要队伍,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方面,华为让中国声音愈加凸显。”

在国际市场上,华为成功的经验是独有的技术。在与全球运营商建立广泛合作的同时,华为一直在打造自主品牌的核心产品,并注重持续创新,如今,华为已发展成全球运营商中技术、产品、方案和商用等方面的第一梯队供应商。

而在家电领域,海尔集团是参与国际标准、中国国家标准最多的企业,也是第一个进入IECC(国际电工委员会)核心决策层的中国企业。截止到目前,共有11名海尔人担任国际标准化专家,集团有27项技术标准提案发布为国际标准。

全球领先的标准建设不仅使海尔在世界标准上打破了欧美企业垄断的模式,更因其在标准领域的突破,引领中国家电企业走上了由大变强的道路,提升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每一个话语权的获得都是一个艰难的争夺过程,是一场综合实力的博弈。在任何一个领域中,外资巨头都不会轻易放弃话语权,这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很大挑战。”林舜杰指出,“对中国企业而言,首先需要的就是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提升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加大对上游资源领域的投资,完善产业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到了这些,相信终有一天,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能够争取到应有的话语权。”